



所住小区北门前一段路，修了三年半，还在修。那是2010年5月，众人正在为毗邻路畔即将建造地铁而欢欣鼓舞，紧接着迎来的消息是门前一段东西向主干路也要大修。为了地铁，作出点牺牲理所当然，大家没有怨言，只是憧憬有了地铁，而且地铁站就在家门口，那可是多大的便利。仿佛是应声而动，周围房屋中介张贴的房屋牌价随即大涨。

让人不明白的是，那个北门前说也要封闭，但考虑到有子弟高考，就放宽到了6月。那会带来多大的不便与麻烦？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，终于答应只是开放让人进出的小门，而且早有早晚时间限制。让人纠结的是，当时为了造地铁站，要把马路北一半封闭，其实和这边关系不大，为什么这里如此禁闭？不过，想到不久的将来就有抬腿即到的地铁站，用眼前的不利可以换取将来大便利，也就阿Q了。

虽然只是半侧马路的封闭，也麻烦。首先是原先两边的公交车站撤销，那就给要乘坐公交车的大众带来多大的困扰？西向东车辆全都绕行一大圈，东向西车辆全都拥挤到半条马路上，行人和非机动车还混于一道，那可真是险象环生，让

早晨出门，发现小区里有辆黑色轿车停的不是地方，与出入的门靠得太近。尽管这是一扇边门，进出的人不多，但还是给行走带来不便，路人不免埋怨，这位驾驶员怎么这么停车？我也是有车一族，将心比心，小区里汽车日益增多，停车不易，到了晚上常常一位难求，这位老兄可能是实在找不到地方，才“无奈”地在这里暂停一下。可观察后又想，车的后面还有

二三星的空间，为什么不离门远一点，尽量不影响行人呢？或许他对这个小区还不熟悉，不知道这里有扇小门，这扇小门确实也不明显，因开门需刷卡，没人出入时它便和整面栅栏连成一体，像没门似的，加之没有为这门安置照明灯，他昨晚回来可能很晚了，负责管理车辆的保安又正好走开，他见这空着一块地方，便把车停在了这里……

“问题”显而易见，管理人员会和他联系，让他把车挪走的。可有些怪，3天，车还在——车主出差了赶不回来？还是留的联系方式有变电话不通？“侧身”出入小门的人，对车主多有怨言。

第4天，看到那辆车，不禁一惊！——车的四周和顶部被划了许多道道，是用石头划的——那块“堂而皇之”地“坐落”在车头挡风玻璃上的石头“高调”地“告之”的。谁拿这块石头划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
看着满身创伤的轿车，我的“立场”变了，同情车主的——他停车的地方不对，可对“不对”一定要以这样“狠毒”的方式相向吗？隔天，车开走了。我不知道划车的人是怎样的心态？也不知道那位车主看到自己的爱车被“毁

人惊魂不定。那封闭的半侧，一下子来了好多施工车，马路全都开挖。很快，沙尘、瓦砾、沟沟坎坎，坑坑洼洼，人站此地，恍恍惚惚犹如来到大西北的戈壁滩。幸亏上海很少有大风狂风，但楼房底层和过路人还是沾染不少灰土。诡异的是，仿佛是个瞬间，接下来，开膛破肚的马路好长时间无人光顾，只是那么敞开着，任晒任吹任雨淋。

半年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眼看

一段路，修了三年半

马以鑫

马路对面的地铁站拔地而起，尤其是那个鲜艳夺目的地铁站标志高高耸立，大伙开始摩拳擦掌、准备欢庆。不料，先是说该地铁已然通车，但这个站点暂不开放；更出乎意料的是，马路的封闭换了个位置，而且似乎占到三分之二。于是，从头再来，砸掉沥青路面、开挖，恢复到那戈壁滩的模样。好像是南北两边都一样的待遇，谁也不能吃亏。

这一封闭就是将近两年！公交车依然没有、车辆依然绕行，尘土依然洋洋洒洒、飘飘荡荡。

现在一般施工，都会在开始前有一块硕大的公示牌，白底红格黑字。我不关心上面的太多姓名，我最

感到诚意和温暖，不仅不会在这里停车，还可能“举一反三”地去规范自己的行为。可现在呢，无论是划车的人看到进进出出的这辆车，还是车主驾车驶入居住的小区，心里肯定都不舒坦，都会惴惴然的……

一件事情的不同处理方式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而有些效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。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，要靠职能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尽心尽责地、“人性化”地去妥善处置每一个矛盾，而决不能人为地去激化矛盾；同时我们大家也都有一份责任，因为生活中人人都会碰到，也都要去处理各种事项。因此有必要提醒：不要因为自己的失当处置行为，有意无意地在对方的心里埋下“仇恨”的种子，而应理智当前，与人为善，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，尽最大的努力和可能化解矛盾，从而把宽容和暖意送到对方的心坎里。这不仅是为他人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。

复谁呢？难以找到报复对象，只好把火憋在心里。或许进而不，他会把那股“火”上升和扩展到对社会风气的不满，愤慨现在“心坏”的人太多。还可以想象的是，他的心情被破坏了，开车容易分神，工作容易出错，回到家里容易发脾气……在这样“恶劣”的景况下，他会不会猛然间干出些什么出格的事来？

社会细胞的一个健康“分子”，就这样骤然间变异了！它会复原吗？复原又需要多少时日呢？当然当然是我的主观臆想——但愿它仅仅只是臆想。我们的社会正在艰难地转型中，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，如何妥善和得体地处置，是摆在各级政府和每个人面前的严峻课题。多少起引起轰动的恶性事件，追根溯源，都是由于对简单的、很小的事情处置失当而埋下的“仇恨”的种子引发的。而一旦“苍蝇变成大象”，势必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，对我们大家，包括处置事情的当事人，都没有丝毫好处。

那个划车的人，看似“痛快淋漓”地教训了车主，可极端的行为过后，心能“安”吗？如果小区管理人员设法找到车主，批评他，甚至适当处罚他，相信他不会仅会心悅诚服，还会

关心的是“竣工日期”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家门口的工程写明，完成时间是在2011年底。但是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

这段路，充其量也就是200米，还不是建造，仅仅修整，已经三年半！我记得当年上海南北高架路的建造时间（请注意，是“建造”），全长15多公里，前后分两段开工，也不过两年不到！

这么三年半的封闭，断了公交，车辆绕行，而小区里的所有车辆都集中到了东边一个门。这些问题，大概是施工单位不会去考虑的。再说，一条地铁已经通车，但就是这么一个站至今关门谢客，晚上却还要灯火通明，从哪个角度讲，都是极大的浪费。我以为，这么一来，最大的问题是让人觉得没有公信力。明明白底黑字公示了完成时间，却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——那个公示牌早就没了踪影，大概施工方早忘了当年的承诺。我注意到有些地方真是滑稽，明明还在施工，而边上的公示牌大概忘了拿掉，上面的完成时间却早已成为翻过去的不知哪一页。

这段路还是那个模样，只是近来似乎干活的人多了一些。

回到题目上，那还是现在进行时，英语ing，所以末尾要加三个字：还在修。



有一条小路，几百年来静静地伸向远方。小路的两旁，缤纷的野花和青翠的小草自由地生长，各式各样的昆虫攀附着花和草，来来往往地奔走、飞翔。白天，没有雨，就是阳光，黑夜，没有雾，就是星星和月亮。然而，怎么不见万物之灵的踪影，亲爱的人们啊实在太忙。来了，数不清的小鹿展现着美丽的身姿向前、歌唱。醒了，如梦，我看到了这般迷人的景象。

小路

李朝兴



书法 孔伟华

淘汰，最后只剩《科学画报》了，因为她值得我收藏和续订。我钟爱她，因为看见她时就会让我与父亲魂牵梦萦。我信任她，因为她撰写的文章具有专业水准和职称，体现了知识的可靠性和专业水准。我欣赏她，因为虽然她的作者专业，但是文字平实流畅，概念清晰，编辑的功力和职业精神亦堪称颂。我痴迷她，因为她能对我们进行科学启蒙、破除迷信，最新的重要的自然科学事件和发明创造总是及时刊登——格物致知、广大而尽情造、彰明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。

格物致知享乐趣

胡文政

念营养的许多部分就来自《科学画报》。我的同事负责校级能源项目研究，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建议他们阅读《科学画报》关于各种非化石能源的性状、利弊和开发前景的文章；经济学者解释节能减排或提出措施，要以自然科学知识做储备，不能太离谱；能源穷困之源是自然科学，经济学家不能太自以为是。我的家人也阅读了家居有害塑料、转基因作物与食品、地下水污染和认识自我等文章，从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知识。我订阅的6种科普刊物经多次筛选和

先说子张其人。子张姓颛孙，名师，陈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八岁。子张很可能是孔子周游列国路过陈国时拜的师，其时刚刚二十出头。他人孔门虽晚，但学业出众，《论语》有近二十章记他向孔子问学，有三章记他自己的言论。子张年轻，志大，意广，才高，有些偏激，“师也过”“师也辟”（先进篇）。子游则说他“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”，而曾子说他“难与并为仁矣”（子张篇），内在修养尚缺。他跟随孔子几年，内在老师逝世后回国国讲学，终身未仕。其后学形成“子张之儒”，为儒家八派之一。世上曾流传“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可见其学有所成。综合子张情况，愚以为子张“学干禄”，是在年轻人好奇心、求知欲的驱使下，从知识层面上了解人学。即便他有过走上仕途的念头，也并未矢志不移地去追求。从始至终，子张都是一个“文士”。

子张“干禄”之问，才有孔子“禄在其中”之答。孔子的意思很清楚，即便是“干禄”，根本还是做人，“言寡尤，行寡悔”，在复杂的社会中立得正，走得稳。孔子不反对弟子去当官，当得好还会赞赏，如阳货篇“子之武城”肯定子游。但是，孔门不是政府干部学校，孔子从未要求弟子必须从政。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（宪问篇）是君子的人生目标，此目标之实现并非从政一途。事实上，孔子最希望弟子们做的，是继承和传播西周文化。因此，子夏说的“学而优则仕”（子张篇）并不能准确而又全面地反映孔子思想。

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

白子超



论语新读

野长城是一段未经修缮的原始长城，比起规整的景区，我更爱触摸它的沧桑。残破的城墙掩埋在乱草杂树中，缝隙中长出的野草开了黄花。孟姜女没有把长城哭倒，但长城还是倒了。当皇帝安享锦衣玉食时，他的子民为保住他的权力，在崇山峻岭间筑起一条人力山脉。一只翠绿的螳螂雕塑立在城墙上，古朴的造型映着灰蒙蒙的天，任狂风大作，仍纹丝不动，凛然对着关外。敌楼里边是暗的，外边亮的景象是镶嵌在拱券里的画，一片老树昏鸦，光秃秃的枝干在深秋惨淡的阳光里凄冷着，余下的枯黄树叶摇摇欲坠，要生发出几分怀古的情思也难。“可怜河边无定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多少金戈铁马埋葬了梦里人，多少风沙乱石苍老了出塞红颜，多少古人也这般凝望过长城内外的故乡。

野长城

张明咏

曾经的烽火狼烟已经消散，只能靠想象描绘出敌军翻山越岭攻打上来，又被长城阻隔的场面。物理意义上的阻隔，却是最次的。自以为千秋万代的基业终成废墟，再坚固的围墙也围不住江山，不论帝王将相、朱门王谢都爱建高墙御敌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说过：“可知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。这可是古人说的，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呢！”这话放在国事上亦然。

享受《科学画报》，因为“君子行远必自迩，登高必自卑”，她丰富的信息量会荡涤自满之情；她自由的思维、实证和逻辑的方法、知识的综合和关联性，会使读者得到整体性和创造性的哲学思考、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。《科学画报》还介绍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。每位科学人物的科学历程、爱国情怀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，都会让我振奋不已。

十日谈

科普先锋

明起刊登一组《同心铸梦》，敬请关注。